

## 鹤骨笛

张港

大清朝每有危急，便征调达斡尔兵，取其敢死能战。乾隆年，朝廷调嫩江达斡尔五百兵丁西征新疆伊犁。从嫩江到伊犁，那可是万里之遥呀！

双胞胎一步虎、二步虎，两丁抽一，当弟的二步虎西征，当哥的一步虎守家。极东极西，兄弟分手，等于永诀，痛苦至极不在话下。

远征军走出三千里，在大戈壁遭遇叛军。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战斗过后，清点兵丁，死死伤伤，饥饥渴渴，个个无力站立，无力行走。带队总管踢起二步虎：“二步虎，吹鹤骨笛，吹一曲《得胜大还乡》，振振士气。”

二步虎一抽腰间鹤骨笛，啪的一声，半截落地，只剩一半在手上。二步虎这才想起，刚才拼刀时，腰上有过一疼，是骨笛挡下一命。

鹤骨笛是丹顶鹤翅膀肱骨制成，须是最老的雄鹤，最强的头鹤。一支左笛，一支右笛，吹出不同音色，和鸣对奏，那真是上天之音，水水山山，古古今今，爹娘女儿，全在曲中。达斡尔人行军打仗，鹤骨笛是不能少的。

嫩江之夜狂风大作，一步虎一翻身，嘎的一声脆响，顺在炕头的鹤骨笛竟然折断。好好的骨笛，它怎就断了？

鹤骨笛难得，一是达到年头的铜骨老鹤难遇难觅，二是极少有钻得准笛孔的有本事人。

只是一个翻身，就折了鹤骨笛，一步虎腰上疼痛剧烈，好似遭了一刀。他感觉额头寒凉：怕是远征的弟弟有了凶险。老年人说过，成双的鹤骨笛，一支坏了，另一支也没有缘故地折断——原本长在一个身体上的一左一右，鹤骨笛有灵性。

跋山涉水到达伊犁河畔的达斡尔，扎下营寨，屯垦戍边。可是，少了鹤骨笛，缺滋少味，差了精神。丰收也不喜庆，出战也不雄壮。听不着故乡的鹤骨笛，什么都不来劲儿。

二步虎制成鹰骨笛，吹出的味道，有隐隐的凶狂。二步虎又制羊骨笛，吹出的是绵软、败相。又钻出豹骨笛，也是不行，吹到高处就有恶音、狡音。唉！看不到丹顶鹤。

嫩江丹顶鹤春来秋走，一步虎天天仰望，想从云上拽下一只——嫩江草原也好久没有鹤骨笛声了。

夏盛，在大水泽边，一只鹤伏于草丛。鹤不伏地，就是睡觉也是一腿立着。看得出来，这只鹤不是有伤就是有病。一步虎上前，那鹤扇几扇翅，却飞不起来。一步虎看得真亮，这是只红顶黯淡的老雄鹤。就抱鹤回家。

一步虎抚看鹤翅，肱骨粗壮，摺压有金铜之相。一步虎、二步虎鹤骨笛的事，早已传遍嫩江草原，人人说，这回妥了，一步虎得了好笛子，快快下手，取了鹤骨。

一步虎摇头：“老是老了，可仍是一命。”就细心将养那鹤，煮女人下奶的细鳞小鱼喂它，接泉水水饮它。老鹤渐渐强壮，步步跟随一步虎，像条家狗。

秋风起，大豆摇铃儿。一步虎跑上高岗，引老鹤跟着，老鹤一扇翅，就飞了起来。跑过几回，老鹤能盘旋了。

这天，正好一行鹤远远飞来。一步虎又引导老鹤飞翔，老鹤竟然飞上天空，跟上鹤队，与云彩相接，渐渐消失。

人人叹息：好笛子料，就这么飞了。草原上还是听不到鹤骨笛声，一步虎还得捱煎熬。

一步虎照样看天，他说：那是生灵。为得笛子就要人家性命，我可不干。

这夜，一步虎又是睡不着，总有二步虎吹着笛子的样子。他就到外面看月亮。月光之下，一片白云，呀！是只鹤张翅躺着。一看，正是那只老鹤。一步虎明白，老鹤跟不上队伍，它又飞回来了，它死了。一步虎说：“老鹤老鹤，你会成歌成曲。你死不了。”

一步虎制成了鹤骨笛，一左一右。

有了笛子，一步虎更是难捱难度，抓心抓肺像没得活。管他千里万里——他也要去伊犁，送一只笛子给弟弟二步虎。

一步虎远行了。乡亲们送他，一步虎说：渴了累了，不是有鹤骨笛么？我就吹它。

跋山涉水不在话下。走到巴里坤，行程已过万里之七八。一步虎忽然感觉，好好的腿，剧痛如割。有生命将尽之感，似有马队冲荡，箭枝贯耳。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吹起《大帅砍营浪死歌》，吹出了力气，吹得弟弟仿佛就在眼前。冷沙冰石，沙尘如幕。一步虎双腿一麻，一个跟头折倒。

风歇沙静，见远方一马驰来。马上人盔歪甲残，身有滴血。马上人对倒在沙上的一步虎喊：“可是你，吹了鹤骨笛？”

“是我。可你，怎听得懂鹤骨笛？”

“我是嫩江远征来的达斡尔！”

“啊——可认得个叫二步虎的？快说！”

“二步虎，我们的佐领大人。他这就来了。”马上人指指远方。

旌旗兵马近来。大轱辘车上倒个鲜血淋漓的人，抬身冲一步虎喊：“哥哥哟——哥哥！”

一步虎喊：“二步虎，怎么，你的腿——”

二步虎：“要不是鹤骨笛助阵，杀不过叛军的。别说腿，命都没了！”

## 鸣虫帖

路来森

## 寒蝉

许多人或许认为，暮秋的蝉就是寒蝉，大谬不然。寒蝉，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蝉，体型比常规之蝉略小，肚腹滚圆，有白色的花纹，翅长于体。白石老人，画有一幅《红叶秋蝉》图，图中之蝉，其肚腹就有一道道白色的花纹。寒蝉漂亮，但漂亮的外表下，却隐忍着一颗悲伤的心，不是悲身、悲世，而是悲时——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。其叫声，尤为特别，寻常之蝉，叫声多为“知了，知了……”，而寒蝉之叫声，则为“尾蚋尾蚋，哇……尾蚋尾蚋，哇……”，特别是最后一个“哇”字，声音高亢、嘹亮，拉得很长，很长，如幼童之啼哭。其声悲凉，故尔，晋·陆云《寒蝉赋》述之



晨燕荷香 孙世华 摄

曰：“寒蝉哀鸣，其声也悲；四时去暮，临河徘徊。”

“尾蚋尾蚋，哇……”，乡人演绎之，而为“没有没有，麻……”，无“麻”，则难以织布，无布，则难以缝寒衣，因此，寒蝉之叫声，有“呼寒”之寓意。

听到寒蝉的鸣叫声，路过的人，会禁不住举首，望向寒蝉可能栖身的那棵树，然后，摇一摇头——秋寒的意味，从身体掠过……

寒蝉的行止也特别，它不会长时间踞于一棵树上鸣叫；它的鸣叫，像是一首哀伤、简短曲子，一曲奏毕，即可飞走，飞到另一棵树上，再次演奏……总是那么匆忙，那么急迫，它是一位节令的信使，急匆匆地忙着把消息传递给人们。

寒蝉之后，大地萧条加快，木叶凋零，百草衰枯，很快，即进入衰草连天的景象……

## 蟋蟀

进入秋天，蟋蟀遍地都是，鸣声不止，白天叫，晚上叫——蟋蟀，是全天候的歌者。

尤其是，夜朗星稀的秋夜，天凉，夜凉，月凉，此时，蟋蟀的叫声，也凉，直叫得人心凉凉。“促织鸣，懒妇惊”——是到了该准备寒衣的时候了。

于是，秋夜，小河边，就传出了

阵阵寒砧声。于是“深院静，小庭空，断续寒砧断续风，无奈夜长人不寐，数声和月到帘栊。”那些个临窗而望的人，那些个夜不成寐的人，在阵阵寒砧声中，愈加思念远方的征人了。

《诗经·七月》曰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我怀疑彼时之人，格物不明，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的，或许不是蟋蟀，而是灶鸡。灶鸡，属蟋蟀科，形似蟋蟀，身体略小，苍白，叫声亦如蟋蟀；却很少出户，多生活于灶头，或者床下，以觅食灶头饭粒为生。当然，《诗经》时代，住房简陋，草户蓬门，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亦不是不可能的。

蟋蟀，可玩，可斗。中国历史上，曾“斗”出过一个蟋蟀宰相——贾似道。玩物丧志，贾似道“玩物”至极致，“丧志”亦至极致——遗臭后世。

但，玩物，亦不一定丧志，今人王世襄先生，亦是喜欢玩虫（蟋蟀、蝈蝈等），但却玩出了境界，玩出了高度——《蟋蟀谱集成》《秋虫六忆》等书，风骚独领。

蟋蟀中，有一种特别肥胖者，乡人谓之“油葫芦”，可食。炸而食之，有一种秋风在野之情味，也叫人觉得美——是一种肥美、香美。

## 蝈蝈

蝈蝈，体型娇小，积伶积俐，体肤翠绿，翅膀白洁，真是漂亮极了。蝈蝈，是蚱蜢中的娇娘子，蝈蝈是凝秋色于一身的翠珠儿。

蝈蝈，喜欢立在庄稼的叶片上、叶尖上鸣叫，“吱吱吱吱，吱吱吱吱……”声音短促，节奏感强；居高声自远，声音特别嘹亮，特别清脆，也特别明净，纯粹如一滴清露。尤其是在中午，秋阳熠熠，田地里，一只蝈蝈的叫声，有一种秋阳般的温煦和明媚。

蝈蝈易捉，寻声而觅，悄然走近，伸手可得。

捉住的蝈蝈，带回家。将其放在盘满藤蔓的墙头上，或者篱笆上，又或者，干脆用高粱秆儿的修眉子，扎一只蝈蝈笼，将其装入其中，然后，挂在窗前的石榴树上，都好。

蝈蝈，清晨叫，晚上也叫。感觉，一院的秋色，一院的秋声，满院的秋韵。

尤其是在明月之夜。放一张矮桌，泡一壶红茶，庭院品茶、赏月，天空高远得宁静。蓦然间，树上的那只蝈蝈就叫了：“吱吱吱吱，吱吱吱吱……”声音，仿佛从月色中飘来，带着月色，带着清凉，带着嫦娥舞袖，甩出的那份体香，真是有一种天籁之美啊。

蝈蝈鸣秋，鸣得不是秋衰，而是秋色、秋韵、秋收。在蝈蝈的叫声中，黄豆黄了，高粱红了，棉花白了——满田野，都是沉甸甸的秋实。

